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四義
編序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17



文庫11
A1695
17

明 治 廿 二 年 新 年 鑄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近世偉人傳

近世偉人傳

三卷

蒲生重章

条公向賜
 第二編題
 字余紀喜
 云翻來古
 道照顏色
 幾箇偉人
 神躍如處
 士新編生
 異彩淋漓
 漆黑相公
 書今又賜
 此書道勁
 愈可愛可
 敬
 舊製云平
 生忠義志
 抵死不敵
 渝誰知山
 澤叟骨鯁
 絕代無

近世偉人傳
 三不公題字
 痛生
 卒

無

絕代

三不公題字
 一
 生卒

近世偉人傳
三卷之題字
清生氏本

明治戊子春日

實美頌



聚亭白黎
星使屢寵
贈大作乃
和韻云語
不驚人死
不休笑將
富貴比蜂
蟬倒樽奮
筆睨天地
醉倚元龍
百尺樓

蕙落歸山事已休

是非身後等蜂蟬

耶知一卷偉人傳

近世偉人傳
青田又差人之序
三
蒲生氏本

付與青天白日樓

題蒲生子閣近世偉

人傳黎庶昌



近世偉人傳教

史學心自經學來
有識日本治經之漢學家始於伊藤維楨而物雙松繼之伊藤生於寬永四年為明天啟六年著論孟古義在寬文初是為我

大清康熙皆其正史有西山源光因日本史明朱之瑜弟子安澹泊佐之

聚亭曰原
韻錄卷末
傳君和韻
云絕話凍
花胎管城
雲章織錦
訝天成海
將宗孔存
吾道地軸
環天况我
生除夕句
仍補詩史
偉人傳莫
雜時情仲
冬中滌東
元日鐘點
同西今又
更

而著日本外史政記則為道光時人
賴襄求之近世蒲生氏重章殆其
匹与光緒十有三年雲龍字游歷
論至東京得蒲生訪富詩有偉
人傳莫雜時情句時猶未見所等也
日持傳問敘与評雲龍以為評此也
遊游西京有日矣聊倚裝敘敘曰
六經無偉字埤蒼作瑋說文解字偉

訓奇不變不奇怪變亦非奇惟窮
如變之如通為變而不離其宗是
之謂奇是之謂偉不然如凡雲
氣滄桑變也而何以有不變之日月
山海在如彊弱如土拙亦變也而
何以有不變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在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道即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中外一貫之

其也溺齒灑步方已一綫不絕為多
多而不謂有為偉人傳為痛生其人
步痛生字銅亭一字子閻舊藩台
之唱子攘論被放州東京自號青
天白日樓主人明治初仕史及尋罷
灌園沮橋畔夜柳坐擁書城下筆
有聲則嚴寒酷暑不一停刊十七卷
矣新成一卷為義作集第四編蓋以

仁義禮知信彌帙也或以人不易偉疑
則自敘不云字司馬遷滑稽傳優孟
優旃皆以為偉而況所傳忠為居多
務非徒學未易解此世世有為痛
生傳者心必不易吾言矣賴襄鐵研
州痛生在且五年種四寸厚寸許形
員額有雲紋形如是書中忠亦
默契作外史政記者之初心而後先

近世偉人傳
專錄元亨
六
痛生氏年

近世偉人傳
傳想
...

輝映然行不朽豈偶然哉豈偶
然哉十月廿五日戊寅德清傳
雲龍懋元敘



從偉字訓沽著筆文勢寬博有
餘珮甚小庶昌拜讀

聚亭曰孫君異載還拙著寵贈此詩乃和韻云邪說紛々慨有餘羊來欲學富春魚誰圖海外有知己百卷載還蒲子書

白日青天樂有餘
英雄事業襍樵漁
通衷不復嫌蕭瑟
載得東儒百卷書

近世偉人傳
系昌異詩
...

丁亥四月還國百期是刻
 子蘭先生于百澤社以
 大著見贈率題廿八字
 于偉人傳後

東安孫點君異甫



清偉人傳第以編

采其之遊志以成會國物正生
 示子當新多乃偉人傳之清之
 編中而收之十有餘人其欲傳
 者而士有女子家其時之有隆
 近者若聖其之其物其其媛不

幼世傳人傳
卷之八
蒲生氏輝

新撰句讀其言純要其書厚
紙摺也其物也其法也其理
日也其說也其言也其後也
之氣也其神也其性也其理
若其面也其人親也其理
者之想也其生傳神也其理

駁事曰若
方今有樂
翁公其人
則不至斯
文隆地如
此拙著亦
當不屬徒
勞噫

之聲也其言也其理也其
乃其理也其言也其理也
其言也其理也其言也其
其言也其理也其言也其
其言也其理也其言也其
其言也其理也其言也其
其言也其理也其言也其
其言也其理也其言也其

近世偉人傳
小山春山亭
乙
蒲生氏輝

近世偉人傳 卷之八 蒲生 蒲生 蒲生

又曰天運
循環無往
不復我輩
但俟百世
耳

張多斯也 而世無其類之者 是
可新也 也而又為神我亦
方其集其精銳之氣 終古而
矣 猶有之在 地底之仗 不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人 為 斯 之 由 斯 也 友 斯

書之由斯人之 之 高 轉 轉 循
張 之 浩 乘 任 傳 之 五 時 勢
識 乘 亦 是 之 曾 獨 懈 然 求 意
如 忘 乃 乃 為 甚 妻 矣 淫 滔 引 滿
其 言 而 此 殆 子 周 以 淫 淫 矣
之 殆 出 丁 亥 子 亥 年 中 初 也

近世偉人傳 卷之八 蒲生 蒲生 蒲生

幼世偉人傳 卷之八 蒲生重章

友人小山於弘淺



拙著偉人傳第八編刻成。乃先贈小山遠士。々々見惠此佳篇。真是吾德不孤。何喜如之。因請以草躰書。置諸第九編卷首。庶幾讀者感發。不為時勢失日本魂焉乎。

己丑一月

蒲生重章識

駁亭曰余獲因問中雲賦與藤澤君交君寵贈此詩乃和韻云世道濛濛嘆鳳麟與君飽說義兼仁好將一卷偉人傳遙贈浪華一偉人

不用區區、勿獲麟
援邦濟世是為
仁擲英華典

近世偉人傳 卷之八 蒲生重章

英杰逸子何唯傳

偉人

唐澤言



近世偉人傳第九編序
記一事則易。傳一人則難。蓋記傳之體。有先傳而後論者。有始論而終傳者。又有傳中雜議論者。大史公伯夷傳。孟荀合傳等是也。凡叙傳不可無論。其贊評也。西漢書謂之贊。三國史謂之評。其實即論也。業已述論矣。是非善惡褒貶黜陟之權。亦決於一人私斷。難哉其傳人也。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冉有問夷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太公曰義人也。漢武見夷齊像。問東方朔曰此何人也。

聚亭曰議
論作波瀾
老兄長技

近世偉人傳

序

十一

清生氏

曰古之愚夫也。夫孟子許以聖，朔獨以愚，而武帝是之。何懸隔之甚也。若微孔孟之言，夷齊唯義人而止乎。將為愚夫乎。且夫善人未必悉善，惡人亦未必盡惡。多為善者，即為善人；多為惡者，即為惡人。若以一事論之，雖聖賢不能無疵瑕，雖癡愚亦未無可賞。豈可下以一事一行論定終身哉。然則指伯夷曰聖，未是。曰愚，亦未是。孔子稱賢，可謂至當矣乎。孟子荀卿固不可同日而論，而太史公以孟荀合傳，雜以騶衍淳于髡等，如無差等者。漢唐諸儒以孟荀並稱焉。韓子尊孟子為功，不在禹下。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以孟

孟子傳 卷之八 十一 孟子傳

聚其曰收
前段筆力
扛鼎

龜谷省軒
曰學有根
抵故其文
自榕蔚

子加經，片荀為偏駁。東坡論荀為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者。安石亦曰：好妄又惑，亂世之俗者。孟荀之分，至宋定矣。由是觀之，傳人則易，立論則難。立論則易，得當則難。况擗摭數百年殘編口碑，傳論之乎。蒲生子聞著偉人傳，事理明暢，係以論贊，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雖倣史記，亦取法於歐蘇。雜以虞初體，不特為史之羽翼，亦足以為文之規範矣。明治丁丑始刻，初編大為世所賞。繼而刻二編三編，今迄九編。嗚呼！天下之偉人何其如斯夥也。而其人皆所謂磊々軒天地者。或列周行，或在草莽，或在山間僻壤，海陬魚鹽

近世偉人傳 序 十三 南生

聚亭曰雖
溢美亦知
已感謝々々

之中。隱名韜光。弗彰於世者。今也藉子闇之掾筆。始
得不沈沒。吁亦無餘憾者歟。顧天下之廣。人材之多。
卓偉魁傑。可特書者。何限。然弗須其人。而筆中之書。不
得傳諸天下後世。雖得其人。非正事實。詳躬行是非。
褒貶得其當。無足稱者矣。如子闇書。播之天下。天下
嘉焉。傳之後世。後世賞焉。非傳記得其正。議論得其
當。安得如此哉。然則其人。在地下。喜亦可知矣。嗟乎
余也。無可一事傳於世。雖後世有繼子闇之志。續斯
編者。恐湮滅無聞焉而已。對書忸怩久之。
己丑三月上浣。鴻齋石川英拜撰。

偉人傳第九編序

聚亭曰隨
庵憂國情
如此亦與
余同調所
以有此寵
贈豈與方
今書家同
哉

余間嘗竊傷士風日下。雖口自由。外裝文明。退而觀
其內。則驍鷲戇直之氣。漸滅幾盡。軟弱之風。日滋。佻
巧之俗。月熾也。乃欲挽此頹俗。力復之古。而每苦乏
其術。頃覩蒲生子闇所筆偉人傳。文篤于古。而熟於
法。敘述簡絕。論斷明確。其學老而彌摯。蔚然近世作
家之雋矣。自非獲龍門廬陵之神髓。安能得若此哉。
所謂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
之情。與幸榮於既滅之後。傳勸懲於無窮之遠者。子
闇有焉。聞子闇在村松。曾忤執政旨。輒足見其豪邁

近世偉人傳

十四

蒲生英拜

又曰雅麗可喜

勁直亦一偉人也。夫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元象，章乎人事。而況以偉人筆偉人，其於功績之顯赫著明，果若為哉！余知偉人傳一傳播，則海內人士翕然相率趨嚮德義，足擴充神州浩然之氣者，可企而俟也。顧明治廿三年，全國會同之期漸已近，安得養成憂國之士若偉人者，林々總々盈々四方，為禦侮干城之具，使神州之社稷與富岳齊奠安乎哉！
明治廿二年二月紀元節於淺草天文原寓樓
隨庵服部和喜拜撰

題偉人傳

閱定絕机得奇人生氣寫來

妙入神不撰朝臣還一為客心願

突吻筆一端新

干城



聚亭曰谷將軍之守肥城世或比之張巡許遠矣而余尤服其洋行後建議乃和芳韻云艱議忠言曾駭人急流勇退養精神斯公眼孔明於炬不眩西洋奇與新

近世偉人傳

谷守軍題詩

十五

備註

臨夕閣即
 興曰霜露
 橫空夜氣
 清一庭景
 物惱吟情
 先生擁鼻
 詩方就水
 月當窓雁
 打更



世壽
 六公召寺工寸頁画十六
 蒲生氏

余亦
 詩上
 林平
 健李曰



晴閣圖
 為
 蒲生先生
 雅鑒
 江村生信
 畫

七
 名
 一五
 蒲生氏

聚亭曰余識亦松君於其寒微今賜此大作可謂不忘其舊者矣又曰女史年過古稀奉其師文鳳衣鉢維持女教緒餘善茶儀插花女公子執贊者衆矣

蓬萊接風氣吐虹象
篇史傳銀青功誰
公海內英雄淚偏灑
先生新著中

戊子初秋 青萍末松謹浚採具

文群中史好去

柳田泉文庫

中洲曰一篇篇論自此一又曰一讀清爽使人仙董村曰赤壁風趣又曰新築一句作庭字潔白之所致也何如

嗚々閣者蒲子新築而著偉人傳之處也。閣廣十有四筵。畫為二室。面東南。曰龍鬚軒。有葡萄架。東曰香雪窩。種梅花碧桃數樹。籬外濠環焉。隔絕市塵。塵不至。最與觀月為宜。丁亥夏六月鳩工。冬十一月落成。是月廿九日當蘇子遊赤壁之夕。蒲子與客從外歸。霜氣橫空。園樹葉脫。開閣呼杯。冰月中天。嗚々乎流承於几。席之間。客屬杯。余曰。何此閣之嗚々也。雖由干霜天冰月之清朗。抑亦新築宇軒之潔白也。宜名曰嗚々之閣。余曰。嗚々者。曾子所以贊孔聖也。

近世偉人傳

代序

十七

蒲生氏

董村曰三
作數何如
中洲曰加
之以紅粉
舞踏汚之
宜矣客之
不睹其皜
也
又曰愈出
愈皜々

且夫都中三層之樓閣。玻璃之屏障。月色之皜々。有
百倍此閣者。余奚敢當。客曰。庸何傷。夫三層之樓閣。
玻璃之屏障。多是生民膏血所塗。余未覩其皜々也。
今子用著書之贏餘。築此閣。不塗生民一點膏血。潔
白如此。而文又白。賁無飾。風流脫灑。慕蘇子高趣。故
我獨覩其皜々也。且子向作白囊子自傳。坂谷朗廬
評之曰。白囊子之奇。遇則白。或辱。不遇則白。益揚。皜
皜乎白囊子。余始悲其不遇。旋又喜其不遇。白囊子
亦自安不遇。益激昂其文筆可也。既刻諸偉人傳。而
獨拒余言。何哉。余莫以應。遂名之曰皜々閣。戊子二

又曰用客
言結前段
皜々議論
妙
又曰余亦
項獲此榻
本之贈但
無新閣以
藏之可憾
董村曰以
二事為結
匪弟攸思

月某日。清國徐少芝孫君異二君見訪。飲于此閣。二
君問閣名。余以皜々答。二君笑曰。善哉。名閣也。其人
皜々不可尚。其文亦皜々不可尚。乃出蘇書歐文醉
翁豐樂二亭記。榻本曰。兄豪于文酒。且平生辦香二
公。故用為贈。後一日。谷中將枉駕。以客歲在佛國所
造白銀肖像印材一顆。見惠。縮一寸三分。強衡稱之。
戎服仗劍而立。菊桐花章。隱然可見。皆寶藏於此閣。
故併記以志喜。云。明治廿一年紀元節。蒲生重章記。
傳懋元曰。皜々甚矣。以甚忌則皜々難。以甚招忌
則皜々彌難。愈難愈甚。愈甚而愈皜々。所謂涅而

近世偉人傳
式尋
蒲生重章

不緇非與。於偉人中辨之。即於艸偉人傳之閣中見之。而非形無穢。眼無障。心無渣滓者。未易臻此。大清光緒十四年春正月廿八日拜讀。

顧敦盒曰。文筆清澈。叙事亦詳明。

徐少芝曰。有形之皜々。人所共見。共知。無形之皜々。人所未見。未知。文以有形。形其無形。遊此閣者。其有所見乎。無所見乎。願以質之會心人。

孫君異曰。操讀一過。偶題此句。

冰雪精神玉為骨。世間孰與爭顏色。長嘯一聲々振閣。素梅花吐十分白。異二句。見於此閣。

三島中洲曰。以皜々之人。作皜々之文。於皜々之閣。藏之以皜々之石本。皜々之銀印。滿城皜々。莫尚焉。朗廬曰。白益揚。可謂能評白囊子之皜々矣。戊子二月念八日拜讀。時窓前梅花亦皜々。

島田篁村曰。方今人々競求巧。土木輪奐。眩目者何限。多是民生膏血。吾見其可厭。而不見其可樂也。吾兄以著書之餘金。新建此閣。皜々潔白。真可喜也。文亦高雅。與題相稱。

小山春山曰。舉與客問答之言。命名之義。已無餘蘊。末以清二學士及谷將軍來訪之事。陪襯前後。

近世偉人傳 卷之九 十九
主客皆紀實。極為傑構。而若彼寄贈。足以為此閣重寶。亦子闇。嚆々之節。不求而獲者。洵可尚也已。村山拙軒曰。此閣之成。君招小山春山及余落焉。時亦霜氣橫空。月明如晝。與閣清潔相映。殆覺置身上界仙境。今讀此篇。追喚昨夢。爰彙為注脚。岡田后得曰。子闇既為青天白日樓主人。又為嚆閣主人。又為瓊瓏齋主人。人間之清福。莫以尚焉。天之寵愛。子闇亦至矣。孰謂之不遇人哉。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四編例言

一近世偉人傳第九編刻成。是為義字集第四編。乃書鄙見于卷端。以告讀者。
一昔者孟子好辯。出于不得已也。吾蒲夫子著書。亦出于不得已也。何則。西洋功利之說。祇妖異端之教。淪人之骨髓。損國之元氣者。莫甚於今日。非有夫子著書。以洗滌之。則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夫子憂世道尤深。豈忍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哉。吾故曰。亦出于不得已也。
一孔聖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

春山曰蒲
氏師第憂
國慨世之
念夢寐不
忘如此

近世偉人傳

義字集四編例言

廿

蒲氏著

也。後世則載之空言。有言而無物。道之不行。職是之由。獨蒲夫子此著。獲聖人因事明道之義。其有功乎名教也大矣。是謂與麟經三傳並傳。豈僭哉。一先修有言。王文成討宸濠之獨斷。固致其良知也。然而其所以致其良知。乃從蔡虛齋論岳飛班師書來。乃知立言以垂諸天下萬世。即亦仁也。嗚呼。豈曰小補之哉。此言先獲我心。故舉以充例言云。明治二十一年十二月一陽來復之日。

受業 南總 地引順治謹識。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四編目錄

上卷

細井德民傳

據履歷書并墓碑銘

藤田幽谷傳

據會澤正志及門遺範及其墓誌銘青山拙齋文苑遺談卷文稿等

川路聖謨傳

據其家僕某手記履歷書并碑

矢部正謙傳

據履歷書家譜

元田伯倫傳

據其門人手記履歷書

梅村速水傳

據履歷書

今村了庵傳

據履歷書并目擊

山田昌榮傳

據履歷書并門人平原元琳話

東方芝山傳

據橫江喜九手記履歷書

下卷

岩崎彌太郎傳

據履歷書并碑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目錄

廿一

輔生天粹

井戸正朋傳 據履歷書家譜其通家松岡古道話及遺書

田中丘隅傳 據履歷書和文傳并口碑

近藤重藏傳 據履歷書其著書及口碑

川口子儀傳 據履歷書并口擊 椿々山傳 據某氏和文傳并口碑

伊勢多兵衛傳 據秋田人清水永雄手記履歷書 偏無為傳 據和文傳

笹岡希默傳 據和文傳并口碑 唐齋傳 據和文傳

窓村竹傳 據和文傳 小山與一傳 據和文傳

平嵐清水氏傳 平嵐氏據瀧川菊圃手錄履歷書清水氏據川上源吉手錄履歷書

阿部樂壽傳 義字集三編所載阿部老婆美佐之妹也

右通計二十四人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四編卷之上

細井德民傳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細井德民字世馨。本姓紀。稱甚三郎。號平洲。以其生于如來山下。又自號如來山人。其先出于紀長谷雄。孫雄文隱于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其二十二世之孫雄貞仕德川照祖。後隱于尾州知多郡平洲村。為農。其玄孫正長娶竹内氏。生二子。兄名正方。弟即德民也。幼而英邁。抱經世之志。不喜為農。折節苦學。至年十二三。經史國乘略已涉獵。年十六遊京師。會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上 蒲生重章

後
后得曰伏

秋元淡淵結叢桂社以教授生徒。德民聞而悅往學焉。年十八遊長崎。主小河天門。友飛鳥圭洲。日夜講習。且從清人學唐音。居三年。聞母病。即日上程。歸則母已沒。德民慟哭殆絕。先是淡淵徙居江戶。德民喪除。往又從之。遂下帷教授。既而淡淵沒。其門生悉從德民。當此之時。秋山玉山。龍鶴臺。茨井大室。南宮大湫。皆為名儒。德民與之交結。切磋經術。誘掖後進。聲名馳海內。列侯貴族執贄者甚衆。時紀州香嚴公為西條侯。首聘德民為賓師。安永庫子尾州明公始召見。聽其講經。嗟賞擢為侍讀。班親衛隊將。賜廩米三

百苞。藩校曰明倫堂。學政漸衰頹。因新造一校。仍其舊號。以德民為督學。學政大振。天明甲辰。增賜百苞。丙午改賜歲祿四百石。超進班新衛騎將上。是歲始釋菜。德民為之祭酒。寬政己未。明公即世。執政使德民撰謚。德民泣而曰。吾事畢矣。間一年。遂沒。年七十有四。先是明和中。上杉東岳公。鷹山公。並聘德民。諮詢國政。德民至米澤者三。舊弊一新。百廢悉興。其所計畫。終身不言。所建議。不存其稿。故人莫得而知也。德民為人。俊偉莊重。人一見。輒重之。柴野彥輔嘗謂賴維完曰。平洲未嘗修邊幅。風格自高貴。而與吾輩

伍真如孤鶴在鷄群中也岡田寒泉亦曰平洲廟堂之器也非吾輩可伍也古賀淳風為人嚴正執天下之文權不敢輕屈下人未嘗見德民心竊忌之人亦知之未嘗與之同招會米澤侯同招二人淳風至則德民先在淳風故下拜而曰久耳盛名矣今日幸得接清範聞先生善說詩請為僕講一篇德民辭不聽執卷置案上披之即賓之初筵也德民欣然曰此適僕得意之篇也乃緩頰講說一座傾聽淳風遂感服云其為時賢所重如此平素待朋友門生懇篤義俠有不可及者小河天門飛鳥圭洲並挈妻子自長崎

徐少芝曰
惜不傳其
說
后得曰應

來訪德民留之寓其家者四年時父甚十郎猶在人不知其異姓同居謂之曰尊翁三賢三賢婦三孝孫何天福之多也仙臺藩有橋本文右衛門者直諫其主而不用蓋讒人阻之也文右致仕而去藩削其籍禁仕他藩文右乃投德民藩復用讒人言將召還文右處諸重刑使者詣德民家請出文右德民曰文右往日在吾塾今則不在且不知其所在德民乃贈書米澤侯曰舊門生橋本文右有故潛匿吾門今探索甚急願潛匿之閣下之下邸侯諾之既而使者復至曰文右寓君家蹤跡明白請速出之德民答如前日

既而仙藩知德民遷匿文右于米澤藩邸。衆議謂細井氏以子弟之義不出。文右不如請之尾藩。乃遣使于尾邸。請曰：貴藩細井某匿弊藩罪人。文右者乞之再三。答以不知。不肯出。請命細井氏速出。文右尾藩聞之大驚。乃詰德民。德民答如荅仙藩使。有司未奈之何。因議曰：今江戶邸吏與德民善者。莫若人見彌右衛門。宜使彌右說出。文右乃命彌右。々々以君命說之曰：先生不知與外藩交際之道。故保外藩之罪人而不出。且不奉君命。多年學問之主意殆乎掃地。德民曰：君過矣。夫文右以義事君。今將為讒者遭重

徐以芝曰
平洲非豫
讓文右亦
非智伯而
其言何相
似也

刑以僕為真男子。來投故僕亦以真男子待之。若付之捕吏於僕。義何如。且夫臣之事君亦以此義耳。若夫無義之臣。君亦何所用。然若以臣為不義無狀。則當褫其職。剝其祿。臣謹致仕而已。彌右怒曰：多年之交誼。請以今日絕。投袂而起。門生見之。謂德民曰：先生之言。理則理矣。然與人見君絕交。非善後之策。請再思之。德民笑而曰：人見素非俗吏。子等勿憂也。明日乃作一書與彌右曰：會一貴人饋酒。思必美釀。而寒厨無下物。請君齎美肴。見過對酌。閒話。彌右輒齎肴。挾來。驩然對酌。醉話移刻。一語不及文右事而去。

近世韋人傳
義集四編此
曰
備生氏粹

徐少芝曰
府儒頂門
一針

仙藩竟不能執丈石。後丈石變姓名。稱赤松義右衛門。下帷于江戸赤坂田町。教授云。德民娶奧田氏。生二男二女。皆先沒。晚生一女。養宇野某之子德昌。配之。以襲祿。所著有詩經夷考。詩經古傳。毛鄭異同考。猷芹錄。平洲小語。嚶鳴館遺稿。及詩文遺稿若干卷。其墓碑西條侯篆額。鷹山公銘之。世皆以為榮云。善諷子曰。平洲齒德並高。經術文章卓絕一世。故能壓服栗山精里諸賢矣。如其翼贊藩政。能奏治功。且待朋友門生皆有法。嗚乎真儒也哉。世之稱儒者。往往唯以講說為畢生之能事。倫理不修。且至文章經矣。夫

國之業。則茫乎不知。下手聞平洲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夫
又曰。平洲又善繪事。余觀其橫披一幅。斷岸千尺。老樹倒生。而遠山邈透。鬱乎如黛。水光瀲灩。大月懸空。有客棹孤舟。把杯仰天而笑。蓋赤壁圖也。其胷中有閑風月。亦如此。嗚乎不可及矣。

重野成齋曰。平洲義俠事。寔為異聞。

徐少芝曰。以經師而為任俠之所為。是不獨善讀三百篇。亦善讀朱家郭解之傳矣。

藤野海南曰。寫義俠一段。殊有生色。弥右一語不

近世韋人傳

義集四編止

五

備生式祥

及丈石而去。真非俗吏。曠達可愛。

小山春山曰。平洲實為近世之偉人矣。而米澤鷹山侯之委信平洲。亦實明良相遇者。雖蜀先主之於武侯。莫之過也。故其政績治效。及今赫々在人。之耳目。此篇雖善悉其為人乎。獨於米澤施政之跡。略而不詳。如可惜焉者。故余一言及之。岡田后得曰。鷹山公銘云。嗚呼先生。邦之矜式。開塾興校。因材成德。教化攸施。率由嘉則。其見尊重如此。

藤田幽谷傳

幽谷名一正。字子定。通稱次郎。左衛門。幽谷其號。藤田氏。水戶府下商家之子。父曰言德。母根本氏。幼而穎悟。容貌俊偉。好學。受業立原東里。年甫十三。為長久保赤水壽序。人皆嗟歎稱神童。東里愛其才。薦補史館生員。文公源治就藩。數召見。令為詩文以試之。大奇之。累進祿秩。幽谷天資純孝。少喪父。服心喪三年。為世所稱。常原於春秋尊王攘夷之義。尤謹名分。君臣上下之際。華夷內外之辨。論之極詳。明行文措辭。其涉名分者。未嘗容易下筆。年十八。幕府執政白

洞齋曰將
叙下正名
論略先置
此數句老
手々々

徐少芝曰
未嘗容易
下筆而接
筆立成者
其胸之蘊
蓄有素也

近世傳人傳
義集四錄
河源侯聞其名。欲觀其文辭。乃著正名論一篇進之。
豐々千四百言。援筆立成。人莫不感賞。其略曰。甚矣
名分之於天下國家。不可不正且嚴也。其猶天地之
不可易邪。有天地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周之
方衰也。強霸更起。列國力爭。王室不絕如綫。而孔子
作春秋。以道名分。王而稱天。以示無二尊。文王為西
伯。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赫赫日本自
皇祖開國。父天母地。聖子神孫。世繼明德。以照臨四

后得曰議
論正大是
以指洋字
生口矣

海四海之內。尊之曰天皇。八洲之廣。兆民之衆。自
古至今。未嘗一日有庶姓奸天位者也。君臣之名
上下之分。正且嚴。猶天地之不可易也。中葉以來。藤
氏專權。其輔幼主。號曰攝政。然特攝其政而已。非攝
其位也。鎌倉氏之霸。開府於東方。而天下兵馬之權
歸焉。室町氏之霸。據輦轂之下。以號令海內。生殺賞
罰之柄。咸出其手。威稜所在。加以爵命之隆。幾乎武
人為大君矣。豐臣氏身起匹夫。挾天子以令諸侯。振
長策以驅使域中。遂奪藤氏關白之號。而有之矣。而
猶執臣禮以事皇室。不敢自稱王者。以名分之存。

洞齋曰
我皇朝六十餘州舊諸侯欲襟返還封土以致今日之維新隆盛者亦莫不原知此名分
徐少芝曰與其王而用霸術兩句自是千古名言

故也。東照公勝殘去殺，翼戴皇室，以征夷大將軍。奠居東海，控制四方，鎮撫天下。文子武孫，世光先烈。尺地一民，莫不歸往焉。君臣之名正，而上下之分嚴。其為至德，豈在文王下哉。幕府尊皇室，則諸侯崇幕府。諸侯崇幕府，則卿大夫敬諸侯。夫然後上下相保，萬邦協和，甚矣名分之不可不正且嚴也。伯而不王文，王之所以為至德，與其王而用霸術，曷若其霸而行王道乎。既而為史館編修，文公繼義公遺志，補日本史志表，令幽谷專任其事。文公逝，武公治繼述，以幽谷為史館總裁，校刻本史，獻之天朝。幽谷代

五其口
谷代
陳香曰

公為上表，幽谷自少交天下之士，若高山彦九、蒲生君藏，每肝膽相許。而木村謙次之忠憤報國，僧實源之高邁好義，亦皆親善。幽谷學旁羅古今，會萃眾說，斷之以聖經，毫不設門戶。時太田公幹號錦城倡考証學，論說經義，大有所發明。幽谷每稱其宏博，使門人就而受業。門下之士，於經學有得於公幹者亦多。藩士川瀨教德稱七郎剛直有材幹，善斷疑事。幽谷甚重其人，共論治國大體。教德嘗謂吾雖不讀書，得於幽谷先生者多。又戲曰：先生有無學門人如余者，教德終以治効著。凡人有志氣，有材藝者，採之勗之，各

洞齋曰幽
谷外雖巖
正其門樂
易可知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上
隨其所長而導之。開懷說話。傾倒底蘊。其人莫不悅
然心醉。幽谷好誦國風。每言皇朝之歌。亦猶漢唐
之詩。自古事記書紀所載。及萬葉集以下。歷朝撰集。
可使人感發興起者極多。但至末俗之弊。貴綺麗。務
纖巧。而中冓之言。淫猥不可道者。比々有之。乃欲使
門人鈔錄其功於人倫裨於風教者。別為一集。未成
而終。曩歲完戶松平侯撰明倫歌集。實依其貴意也。
又重武技。嘗謂泰平日久。教之者多。株守古人成法。
拘泥陳跡。不能出其範圍。何以適實用。於是與杉山
子方等。學伊勢所傳吉田射法。又招傳戶崎氏刀法。

徐少芝曰
奇事奇談
快人快語

者。使教授少年。自是如小野之刀。種田之槍。荻野之
銃。往々傳播。而皆去華法務實用。亦幽谷為之倡也。
平素排斥老莊。謂老氏陽唱恬澹無為。陰自恃聰明。
非譏聖人。其流為申韓。司馬遷以申韓與老莊同傳。
其見卓矣。戲謂人曰。我欲造老子像。擊其頭為節。以
說其書。亦一快。而其所解說。皆前人所未發也。幽谷
以志在事業。平生未著書。然竟不得大用。居恒無聊。
澆酒自遣。嘗曰。吾學既不得試之事業。托之文字。亦
不可已。我將待年至知命。然後有所著作。文政丙戌
十二月一夕。卒發中風。至明日而逝。年五十三。撰述

近世偉人傳 義集四編上 浦上

之業亦不果。識者惜焉。門人會澤伯氏從遊最久。悉傳其學。而著書等身。皆益於實學。蓋述先師遺意者多云。子彪字斌卿。號東湖。自有傳。

善諷子曰。余既作東湖傳。服其學術之正且嚴矣。迨獲幽谷事。乃知有斯父。而有斯子也。往時水戶藩士氣之振。蓋由乎藤田父子之薰陶者多。嗚乎。方今天下異說紛々。士氣漸萎。恭盛唱正學。而振起之者。其誰歟。

徐少芝曰。此傳為幽谷作歟。抑不為幽谷作歟。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

又曰忠憤可想

后得曰信
道不篤故
自悔耳
笑々々

豐島洞齋曰。幽谷以儒起。雖未得伸其所抱負。而剛正不撓。鼓舞一藩之志氣。亦為大。況有子代為之。亦何憾焉。善諷子立之傳者。蓋有待振起正學。如幽谷者出也。而方今老師宿儒。朝零暮落。雖有偶存者。亦或為時風所侵。未免入室操戈。至甚則有言自悔嚮所學。噫。

岡田后得曰。此篇宜為一道時務策讀。

川路聖謨傳
義集四編
蒲生氏村

川路聖謨傳

川路聖謨。幼字彌吉。稱三左衛門。後稱左衛門尉。本
姓內藤氏。父曰內藤吉兵衛。甲斐人。其先事武田氏。
吉兵衛來江戶。為幕府縣令屬吏。之任豐後。娶肥後
藩士某之女生三子。聖謨即其第一子也。既而還江
戶。住于牛籠。聖謨幼而岐嶷。好文武。年甫九歲。與父
過九段坂。下牛淵。逢一貴官。過聖謨。不避從者。叱而
抱退之。聖謨怒曰。此天下之大道也。彼叱而退我。何
其無杖也。父曰。彼貴官也。未奈之何。聖謨曰。為誰曰。
為勘定奉行神尾某々。元與我同等人也。然以有文。

中洲曰虎
豹之子已
有食牛之
氣

又曰此孝
遂移為他
日之忠

春山曰寺
社奉行吟
味物調役
蓋一職名

學故得為貴官。聖謨曰。兒亦有文學。則可為貴官乎。
父頷而不荅。歸途過神樂坂。時正亭午。父將入炙鰻
店。聖謨曰。大人嘗不舉論語。教兒乎。有酒食。先生饜
今。毋公守家。不食此美味。而兒不忍獨食之也。大人
請入食之。兒竒在乎。此父大感其言。買炙鰻而還家。
與妻兒俱食之。云。文化壬申八月。為幕吏川路三左
衛門所養。入小普請組。時年甫十三。文政紀元三月。
為支配勘定。既而遷評定所留役。無何。為寺社奉行
吟味物調役。會仙石氏家政亂。仙石在京謀逆。神谷
轉等盡忠。佐主家。遂訴幕府。閣老久保加州命聖

世傳
義集四編
蒲生氏村

中洲曰板倉閣老決仙臺獄之後此為大獄宜矣顯其名於海內也

謨判決之。聖謨乃日夜焦思探索竟發覺左京之姦惡事乃決矣。於是聖謨之名顯于海內。既而遷勘定吟味役。西城災後奉命抵木曾山中伐材木。既而為佐渡奉行。無何轉普請奉行。當此之時水野越州為寺社奉行。大釐革宿弊。聖謨乃建議數千言。鳥居甲州亦有所建議。越州不納。聖謨之議而用甲州之議。聖謨遂左遷。奈良奉行時弘化丙午正月也。後越州得罪罷職。聖謨乃作書慰籍。且拔芳野山櫻數本以贈之。越州大喜。手書謝之曰。昔者不用君議而納甲州之言。今而思之。吾過矣。嘉永辛亥六月遷大坂町。

又曰果達幼時所布

又曰聖謨與斯諸公交所以不與大老相善。又曰不容。然後見君子。

奉行。壬子五月。朝鮮人來聘。奉命管其事。是歲九月。轉勘定奉行。加賜祿五百石。癸丑十月。魯國軍艦來長崎。聖謨奉命往應接之。其後每有海警。聖謨必管之。堀田備州之以外事使京師。聖謨副之。聖謨素用心海防。幕府鑄大礮。造軍艦。皆與有力焉。與羽倉外記。江川太郎左衛門佐久間修理。藤田虎之介。渡邊登箕作玄甫。杉田誠卿等相交。論議時務。水戶烈公。屢召聖謨。諮詢時事。其後井伊直弼為大老。素不與聖謨相能。方立將軍儲貳議。不合。聖謨遂見貶。為西城留守。既而奪職。謹責閉門者百餘日。乃被釋。遂致

近世傳人傳
義集四續上
二
蒲生氏村

春山曰文武兼備不負為日本士矣

仕稱敬齋孫太郎承家。自是杜門不復出。以讀書史講武技為樂。聖謨自壯。每朝鷄鳴乃起。跨木馬。蹴躍三百次。揮嵌錢筋木刀者三百。刀徑四寸。長六尺。重四五十斤。次手長槍。為鏃刺狀者三百。次拔良冶直胤所鍛大刀者三百。刀長三尺二寸。乃入室喫飯。既畢。端坐讀書。每月六回。佩雙刀。穿芒鞋。肩洋銃。權銅錢。重如甲冑。以作帶。纏腰上下。邸內假山。幾乎三里。程乃輟。蓋亦陶侃運甕之意也。一日跨木馬。卒然發中風症而墮。半身不遂。時慶應二年也。時太郎奉命留學英國。既而將軍奉還大政。聖謨鬱々不樂。如不

成齋曰詩二首歌三首宜並存錄中洲曰王朝頑民即幕府忠臣又曰八萬麾下之士皆有此殉難之節幕府決不廢幸而有聖謨數人耳為天朝可賀也

欲生者。明治元年二月聞王師東下。益不樂。自號頑民。賦詩二首歌三首。以述懷。其詩一曰。嗟嘆廟謀無可奈。朝昏泣血七旬翁。兒孫為國以身殉。不愧汗青盡寸忠。其歌一曰。天津神仁背毛與志也。蕨摘美饑志昔乃。人遠思邊波。三月十五日早朝。水野筑州書至。報大總督有栖川親王入江戶城。聖謨從容作書答之。呼夫人。大越氏及侍女。命事入書齋。乃左手執兼之所造短刀。深俾腹而劃破。大越氏從戶隙窺之。大驚。將走入聖謨。瞑眼叱曰。危矣。勿近。急執短銃。當所發射。乃絕血淋漓。大越氏乃拭血。以白布纏腹。肚

五世傳人傳 義集四編上 十三 蒲生氏本

中洲曰聖
謨一生偉
績在奉加
州命斷山
石獄故以
加州結一
其篇結構
甚妙

成齋加圈

及咽。吮其翌十六日。歛屍於棺。埋之於不忍池畔茅
坊大聖寺。初聖謨之在職也。佐大久保加州多矣。加
州臨死遺命家人。贈其平素所愛古刀一口。聖謨常
愛佩之。即兼之刀也。聖謨為人謹敕。精勤奉職。功績
甚多。幕府賞之。賜時服者前後二百七十襲。短掛九
襲。賜楮金者前後二百六十枚。嘗造營。禁內迨功
竣。朝廷亦賜十體和歌卷一軸。御硯一枚。御綃三
純綿七把。准后亦賜六歌仙色紙紅白紗綾二卷。蓋
異數也。
善諷子曰。聖謨童外。已期為貴官。而竟達其志。堂々

參廟謨。可謂榮矣。迨其晚年。遭幕府顛覆。一死以報
之。亦壯烈矣。哉。嗚呼。古之所謂大臣與國同休戚存
亡者。其聖謨之謂邪。

三島中洲曰。有吏能者乏。臣節者少。吏能
幕府末路。兼吏能臣節者。僅見聖謨一人。幕府欲
不廢得乎。

小山春山曰。當德川氏之盛時。世知有幕府。而不
知有天朝。歷代帝陵頽圯不修。樵蘇不禁。聖
謨嘗尹于奈良之日。有妄人發成務帝陵。聖謨
即捕之。致重刑。識者以為知大躰。此事傳中不載。

近世傳人傳 義集四編上 十三 蒲生氏本

故附焉。

岡田后得曰。東湖始訪聖謨于舟河原橋邸。一見如舊。及其貴。徙居飯田町。東湖又訪之。聖謨曰。當仙石氏姦臣左京謀不軌之時。河野瀨兵衛諫爭而被禁錮。竟瘦死。神谷轉為虛無僧。更名友我。關間流離。有斧七者。亦忠誠。陽事左京。熟知其奸計。邪謀。及其欲遂不軌。斧七佐討之。之計。故左京不能遁。獄速決。其卓節沈勇。不可及。極口嘆賞。東湖拍手曰。友我。去之。斧七為之奴。瀨兵衛諫而死之。真可謂仙石氏之三絕。聖謨曰。誠然。此為美譚。

矢部正謙傳

矢部正謙初稱彥五郎。後有功任駿河守。以駿河守行為人。長身清癯。眼光炯如射。入天資精悍。明敏有吏才。裁決如流。川路聖謨嘗目正謙曰。非韓淮陰。即寇萊公之徒也。正謙壯歲為番騎士。々々之為風。故老凌轢新任。役使如奴僕。正謙竊憎之。甘受侮辱。不形乎色。一夕當直。故老命正謙曰。寒甚。速作熟粥。正謙諾而烹粥。々成。竊傾燈缸滴油。攪而進之。老發鼓舌曰。嘗矢部之調理。執箸而啜。忽發嘔氣。不可食。投箸而詰之。正謙自若謝曰。僕百事拙劣。不能愜諸君

意請恕焉。故老百口罵詈。正謙默而不校。明早退直。不歸家。直詣番頭某家。請見。告故老平生無杖。並昨夜事曰。小臣既獲罪於故老儕輩。敢請辭職。某知其意甚決。不可強。輒許其請。且擯斥故老頑傲者數人。無何。稱正謙勁直。上請以為徒士頭。元食世祿五百石。至此陞布衣。賜祿千石。當此之時。海內無事。上下安逸。政令漸寬。縱無籍無賴之徒。賭博穿窬。橫行都下。或為皂隸傭僕。在權貴之家。有三之助者。乃其巨魁也。乾兒義弟甚衆。推稱部屋頭。猶謂權家奴僕長。警吏捕卒莫之能制。捕閤老大久保加州深憂之。

知正謙材幹。舉以為先手頭。火付盜賊改兼務。賜祿千五百石。正謙奉職數日。稱病不出者弥月。而無一醫來診。世人頗恠之。一日喚招部下與力與三之助善者二人。謂之曰。余卧病既久矣。今將辭職。而未曾用醫藥。子等所知也。吾病根在四百四病外。今辭職雖遺憾。亦不得已也。二人恠問曰。病名謂何。正謙曰。雖誠可愧。即貧病也。雖食大祿。積債如山。大倉之米價既已費盡。無復貸金者。因有所請於子等。聞子等所識部屋頭三之助者。游俠頗有理財之策。貸余金若干否耶。請為我問來。二人諾。乃告三之助。三之助

近世佳傳
新集四編
素畏憚正謙。聞之。大喜曰。願見矢部公。親呈金兵。二人復命。正謙曰。此私事也。公然不可見。期某日。於深室庭前。潛相見。三之助如期至。正謙延見之於庭前。鎖門。伏捕卒。乃數其平生犯罪。縛之。明日臨官衙視事。其徒日就縛。狡賊姦猾。屏息絕跡。正謙以功任駿河守。為堺奉行。賜祿二千石。先是其父某為堺奉行。正謙童少。從在任所。父老。今見其至。皆欣然。手額曰。郎君何成長之速也。時有甲乙兄弟之訟。甲堺浦某社祝家。頗富。粗讀書。知道理。父在世時。有愛妓。生子。以其所生之賤。不鞠之於家。竊置母子於別舍。時

時贈金。甲亦知之。乙母沒後。窮困無所依。因詣甲家。乞救恤。甲曰。吾父無他兒。親戚所知。子非吾弟。固拒而謝之。乙乃訟之。連年不決。正謙下輿直鞠之。乙無一証左。因竊招故老識甲父者。使相乙。曰。其容貌言語動作。與其父宛然相似。如割瓜矣。正謙既知乙之言信。然無証左。可屈服甲。乃以至誠諭甲。乙曰。古歌不云乎。無奈曾登人仁波。言天安李奴邊志。心乃問波々。何登答惠武。聞甲好學。當解此意。余不幸而無兄弟。每有事輒思。若有兄弟。可俱相謀。故見他人有兄弟。未嘗不嘆羨也。今汝甲乙互相爭。乙譏兄以為

近世佳傳 義集四續上 一十七 蒲生氏

不情。甲罵弟以為貪財。且雖他人尚結為兄弟濟事者。汝兩人本兄弟而拒為非兄弟。何其過也。請各問之於己之心。言畢垂淚。甲憮然曰。請賜少間。乃引乙下訟庭。既而甲乙俱上庭。再拜曰。因高諭兄弟既諧矣。請解訟。甲遂折產與乙。於是積年之獄一朝而決矣。正謙名聲噪于海內。無何為大坂府町奉行。天保丙申。轉勘定奉行。是時海內凶歉。餓莩橫路。幕議賑恤米錢。正謙建議曰。此小惠也。不若折米價騰貴。而多糶米。時人便之。謠曰。御救也。饑饉乃沙汰。遠矢部仁志。天價遠安。久駿河加武志。武成春。貶西丸留

后得曰幕府施政之得失注々見乎民間歌謠方今乃無之噫

守。時人惜之。庚子冬。轉小普請支配。水戶烈公喜而贈之和歌曰。鸛乃木傳布聲。乃春奈留波。又立歸春。乃志留志歟。蓋望其復大用也。壬寅。果起為町奉行。朝野顛々望其新政。當此之時。正謙以築造西城之議忤閣老水野越州。鳥居甲斐素嫉正謙之才。識時望出己上。間其與越州生隙。百方讒毀。方治仁杉某之獄。遂鍛鍊羅織。而削籍。禁錮之于桑名侯之邸。正謙憤激不食而死。初正謙之在任於大坂也。與遠藤但州交善。一日。正謙謂但州曰。吾奉職久矣。於鞫人之罪。稍覺有得。若有己得疑罪。被鞫問。則必吐實。不

成齋曰美談

近世佳傳 義集四續上 蒲生氏

春山曰駿
州之正懋
但州之忠
厚均是天
保之名臣

又曰駿州
見叔之狀
不著之傳
中而神入
贊中太有
姿態

匿雖至再三再四尚執一而不屈也但州曰我與君
有如被疑罪是國家不幸也一問輒必吐實而不屈
至再三再四而尚執己之直而不屈此顯上之不明
也枉己而服從應是臣子之道乎余則以此為守正
謙以為誠然至此誣服蓋履此言也

善諷子曰駿州之獲罪就理也預戒內子曰汝臨官
吏來則慎勿悲泣見醜態內子奉教命家宰灑掃邸
宅書院壁挂文天祥墨本雙幅瓶插美花以俟吏來
收邸宅云嗚呼如駿州可謂真大丈夫不愧文天祥
矣每讀其讞文未嘗不悲憤也

又曰甲斐
注前似是

又曰駿州與藤田東湖善東湖賦七言古風八十韻
以代祭文有云無奈峭直世所忌朱門先達多忌詭
人生孰能無細過何堪吹毛求其疵文罔繁密無由
逃一片孤忠好訴誰寧赴湘流葬魚腹敢為楚囚老
天涯餓死終同亞夫憤英魂漂泊去何之第宅為墟
妻孥散九原何人送君輓朱門先達指鳥居甲斐也
其後甲斐敗駿州之後被錄明治二年甲斐遭赦歸
東京時年七十餘既而至靜岡人無復顧之者云
重野成齋曰矢部真正人能吏論贊與鳥井對比
妍媸判然頗為傑構

徐少芝曰。亦能吏。亦良吏。其得罪而枉。已服從。則又近乎純吏矣。獨惜矢部與鳥居甲斐。非有君臣之義耳。要其遇變。從容慨然。以古之名臣自負。負乎尚已。

小山春山曰。水野越州一時之名輔。而不能容駿州之驚。非特不能容。致枉屈以死。烏乎度量之難。其如斯乎。

岡田后得曰。川路矢部二氏。吏能臣節。並卓絕一世。傳亦詳悉。一讀想見其風裁。味其志。其言古風八十餘。

元田伯倫傳

伯倫名彝。稱百平。號竹溪。源姓。元田氏。伯倫其字。世仕杵築藩。父曰長敏。母井村氏。伯倫幼而穎悟。七八歲受句讀於家庭。稍長入學館。誦習經籍。年甫十二。讀史記。有不通者。就教員質問。教員囁嚅不能答。伯倫奮曰。讀書百遍。義自通。我奚須問。彼乃登其後圃之倉樓。夙夜誦讀。涉獵群籍。年十六。執贄於日出藩。帆足萬里。受經義文章及窮理說。萬里觀其文詩奇之。擢為塾長。伯倫家貧。學資不繼。歲餘而歸。日出距杵築僅三里。每有疑義。輒往質焉。月率兩三次。終能

近世雜人傳 義集四編 伯倫

近世傳人傳
新集四編上
三
清生氏

入其室。文政紀元戊寅八年乙酉。並于役江戶。職務
鞅掌。未嘗廢學業。江戶儒家有丹羽運機者。以術數
遊於列侯貴人之間。為藩主所重。是以杵築人多為
其弟子。寅緣而進。或勸伯倫使執贄。伯倫以其不正
辭之。遂入佐藤一齋門。嘗問陰陽之義。一齋憮然曰。
陰陽之理。豈一場談話所能盡。竟不言。伯倫西歸後。
語之於萬里。々々笑曰。背日曰陰。向日曰陽。轉為寒
煖之義。傳易者。以名大小爻。而九百反對之物。配焉
如此而已矣。一齋何苦而不告。於是伯倫益服萬里
之學識。終身敬事。不復見他儒云。九年丙戌。父以病

成齋曰簡
而盡

致仕。伯倫嗣。例降秩為徒士。杵築俗尚武。取人必以
門地。伯倫不敢阿附勢家。以求進。沈滯下僚。家益貧。
筆鋤舌耕。以資仰事。晏如也。天保癸巳。為學館句讀
師。既而進秩中小性。喜永康成。遷教授。賜上士秩。乃
請置訓導。春秋行。釋菜闔藩。駭々向文化。至於藩主。
臨廳聽其講經。尋特諭言便宜事。於是名望漸重。諸
有司往往就而諮詢焉。文久癸亥夏。朝廷下詔。攘
夷。毛利氏砲擊英米船舶於馬關。伯倫恐列藩輕舉
招國辱。乃作攘夷私論。以條陳海防方略及互市之
便。使男直東行上之閣老。直字温卿。號南豐。後仕

近世傳人傳
義集四編上
三
清生氏

朝為大史。與余同僚。情好頗密。元治甲子。幕府伐毛利氏。海內鼎沸。列藩陰有割據之意。伯倫竊謂。杆築城薄隘。濱於海。緩急不可守。乃建議請據豐後東郡兩子山之險。與直取涉林壑。相地之形勢。數日迺還。又議欲令諸士土著墾田。講武增募鄉兵。更張軍備。藩廳下其議。為用事者所沮。慶應乙丑秋。使熊本。修舊好。因說細川侯曰。請雄藩率先諸侯。上言幕府。乞赦毛利氏之罪。庶幾上下協和。時運可得而挽回。細川侯雖不用。而重其忠誠。善待之。歸途賦詩。有不暇啓居。秋亦晚霜。風吹上使。臣衣之句。二年丙寅。幕府

復伐毛利氏。不克。國事益棘。伯倫乃與一二有志為藩主計畫。而群宵忌之。是冬有蜚語曰。元田父子陰通毛利氏。謀作亂。因奪職閉門。囚直於家。時藩主在江戶。而豐後諸郡農民蜂起。物情騷然。伯倫偃息一室。吟咏自遣。越二年。王政維新。伯倫直並見赦。當此之時。藩士承朝旨。釐革藩政。因復起伯倫。司學館。進秩著長袴。以時入參謀議。伯倫乃薦國學者物集高世。以自助。相俱修館。則振興文教。明治己巳六月。藩主奉還封土。更任知藩事。以伯倫為大屬。乃參謀議。兼教授。乃建白為政之要在德與威。不宜事姑息。

長僥倖。知藩事納之。更釐庶務。蠲免民稅。此時伯倫年已六十九。而志氣未衰。見朝廷方急於事功。朝令暮改。民心多不悅。深惜之。竊謂人曰。當路者未老。世故所以舉措或失其宜。孔聖有言。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豈今日之謂耶。會直仕。朝為大史。乃與書激厲之。使有所建白。又與書廣澤參議。切論時事。語秘不傳。四年辛未。以藩命如日田。遂東上見知藩事於東京櫻田邸。獻七藩合併之策。因又上書岩倉公。陳當世要務。不報。伯倫嘆曰。朝廷不用我言。後必噬臍。悵然歸。是歲藩廢。明治壬申。文部省

后得曰方
今師道掃
地難復得
如伯倫者
意

領布學制於天下。會伯倫罹中風。不能視諸生業。乃閉戶將息。十二年冬。遂終於家。年八十。伯倫天資淳謹。忠孝友愛。其居父母喪。哀毀過度。父墓在鴨川村。離城里許。每朝往拜。不避風雨。嘗獲疾暈。倒於道。救藥乃蘇。有一姊二弟。性行各異。而視之如一。終無違言。嘗分俸祿於弟。撫養姪及親族之窮者。備有恩意。僮僕欣欣如也。其事師恭謙。有禮。畢生詩文中。不用師名。萬里字。初伯倫抱經論之志。兼修文武。將大試諸事業。而終局於學職。鬱鬱不得展其才。乃思明經義。以發揮孔聖之旨。將欲先注尚書。以次及他經。而

國事艱難。終不能卒業。其脫稿者。唯尚書集解。大學
標注。中庸集解若干而已。若詩春秋及孟子等說。則
門人竊有所筆錄云。

善諷子曰。余嘗見伯倫於東京下谷松源樓文酒之
筵。其人長身清癯。顏如渥丹。言論端正。恭謙接人。鞫
躬如也。温卿亦碩學卓識。議論慷慨。一原乎忠孝。常
嘆時輩為洋教所惑。溺傲謾傷俗。益出乎其庭訓也。
重野成齋曰。文字整修。不見疵類。

徐少芝曰。有匡濟之才。其力學篤行。尤可法。是有
功世教之文。不啻會中足。公論也。

藤野海南曰。余始見伯倫於松源樓宴。端正恭謙。
如此傳所云。真君子人也。

小山春山曰。伯倫言行不愧為儒者。其所計畫。願
不迂踈如俗儒。而終弗實試。可惜也已。

岡田后得曰。南豐先生意氣激昂。不苟屈下人。唯
與我子闇莫逆。此其所以囑乃父傳焉歟。

梅村速水傳
卷之四
三

梅村速水名準。通稱準次郎。本姓沼田氏。舊水戶藩士也。其先佐原孫三郎時泰居上野沼田。因氏焉。父泰誨事景山公。元治中殉國難。速水其第二子也。資性剛毅。好文武。方奸黨市川某與幕吏相結構。陷正議士。速水為其所嫌忌。一日飲于江戸下谷酒樓。捕吏來圍。將縛之。速水請問曰。上圍後就縛。許之。速水乃投所懷與義。故往復書于糞中而出。捕吏乃縛去。下獄。鞫訊無一可疑。乃護送水戶邸。是時市川某出兵于常野。邸中雜還甚薄。暮速水乃以白刃恐嚇衛

洞齊曰述
事著々有
條理豈徒
當時之急
務至萬世
不可須臾
去也

吏遂脫走。潛匿中。變姓名者數。最後改梅村速水。上京師。游說諸公卿。既而朝政復古。慶應四年戊辰二月。為徵士。拜內國務務局權參事。從東山道總督岩倉公。抵濃州大垣。遂被命鎮撫飛州高山。及置高山縣。為其知事。飛之為州。峯巒重疊。民俗頑陋。唯知有幕府。不知有朝廷。速水乃發教令。以正名義。興學校。以教倫理。禁請謁。以絕賄賂。開言路。以採輿論。舉才能。以振職務。勸農桑。而教勤儉。結鄉兵。而勵怯懦。嚴商法。而抑姦猾。設青樓。而禦賣淫。建常平倉。修築堤防。開墾新田。賑恤無告。懲戒囚徒。凡為民興利除

近世韓人傳
義集四編上
卷之四
三

害不一而足。嘗循行所轄。見路上棄兒死。憮然曰。嗚呼。是吾之過也。命吏殮之。立碣焉。其慈仁如此。而頑陋之民。未知其意所在。唯見其改革。以為不便。污吏恚賄賂不至家。姦猾患失龍斷之利。京官或嫉奪己之功。讒謗沸騰。皆目速水曰。天朝癖。速水乃患其志之不遂。上書岩倉輔相曰。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々則勿疑。是英主賢相用人之法也。臣速水以草莽愚昧之身。妄蒙非常之拔擢。不勝感恩怖息之至。臣之任飛驒。日夜焦心苦慮。不安寢食。欲革頑陋之俗。立非常之功。以報無窮之聖恩。豈圖讒謗沸騰。市虎

將成。因欲一見閣下陳微衷。而不許謁。蓋閣下疑臣之有私曲也。苟疑之。請舉其事詰臣。不然。臣雖在官。末由于奏微功。尸素之罪。不可逭。請速免其職。不報。既而以公事至京師。姦猾時其亡也。煽動愚民。席旗竹槍。嘯集蜂起。直迫縣廳。劫掠市街。速水聞變。馳歸。百方諭之。弗聽。暴虐益甚。遂發銃敵之。速水被召到京師。拘于法司。遂送致於東京。俟辨數月。遂瘦死。年二十有九。實二年十月廿六日也。後十四年。高山吏民江馬柏木岡村諸氏。上書岐阜縣令小崎利準曰。故高山縣知事梅村氏。遵奉朝旨。率先隣州施行。

新。政。除。害。興。利。而。頑。民。未。知。其。便。遂。使。君。瘦。死。於。囹。圜。今。而。思。之。君。之。所。施。行。之。新。政。民。皆。受。其。賜。是。以。悔。先。非。悼。其。寃。追。思。不。已。請。樹。碑。以。表。之。縣。令。允。之。乃。醵。金。乞。銘。文。編。修。副。長。官。重。野。安。緯。以。紀。其。德。政。樹。之。於。高。山。黃。金。祠。側。云。初。速。水。之。在。囹。圜。也。思。大。和。守。賴。親。父。子。之。寃。咏。懷。云。我。毛。亦。同。志。浮。世。遠。歎。久。哉。君。加。昔。越。思。比。久。良。遍。天。其。慨。憤。可。想。矣。善。諷。子。曰。嗚。呼。忠。姦。淑。慝。之。不。辨。也。古。今。一。轍。可。勝。慨。嘆。哉。昔。者。吾。友。片。桐。義。卿。亦。遭。具。錦。萋。斐。之。寃。而。墓。碑。未。建。今。紀。梅。村。氏。事。不。覺。潛。然。淚。下。也。下。與。引。

徐少芝曰。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古今之慨也。然而賢士何患無名乎。一時嫉之者。惟恐其不死。百世思之者。又惟恨其不生矣。

豐島洞齋曰。韓非子云。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美言。事雖善施。不得其時也。梅村氏之所為。皆雖美政。良法。而讒謗沸騰。卒罹奇禍者。蓋有或急施暴作。失人望者。夫子產之賢。而猶取孰殺子產之謗。有牧民之責者。其亦可不思焉哉。

小山春山曰。梅村氏之所令。皆為政良法。但頑民。慣舊嫌新。猾吏乘間煽動。至于為亂。而後民終蒙。

后得曰尚
中欲引學
醫以自助
比之世之
忌學醫排
擴者其量
之深淺何
音天淵此
尚中所以
為尚中歎

九郎兵衛季即了菴也。幼而穎悟性至孝。誓欲興家揚名。以雪祖父之冤枉。講讀甚力。天保間從佐藤一齋修儒學。又入多紀蒞庭門學內科醫方。又間從寺門靜軒學文詩。又遊大坂從華岡準英修外科醫術。學術既成。開業於江戶日本橋南第二街。乞治者日盈門。名聲籍甚。明治二年十一月。朝廷召為大學皇漢醫道御用掛。三年二月。遷大學東校醫道教授。試補。既而轉大學出仕。當此之時。朝廷專登庸洋醫。佐藤尚中為大博士。四方醫生往々投書質問。尚中素乏文學。或不能專對。因欲引一學醫以自助。以嘗

洞齋曰勸
改學折節

又曰志不
可奪

與了庵在寺門塾相識。一日詣了菴家。說曰。朝廷自今不用漢醫。請君為西洋醫。竊助僕則僕當薦君為中博士。了庵曰。雖厚意可感。不能變吾道。尚中曰。君不從吾言。後必悔之。了菴曰。假令漢醫道不復行于世。至餓死。我復奚憾君。勿復言。尚中無然而去。既而了庵免職。如尚中言。五年復起為左院權中掌記。既而遷正院翻譯局出仕。八年局廢。罷職。十一年為脚氣病院委員。十二年八月。為皇子明宮拜診醫。廿年遂為典藥云。了菴家屬罹火災。最後明治十七年三月四日。火起西隣。風烈火猛。一瞬間家什藏書。

及文詩草稿多年心血所注者盡成灰燼矣。了庵悵恨累日。既而自奮曰。志士在世一息猶存。不可須臾懈怠。自今抵死之年。所夕偷閒。勉焉從事於斯文。則有不復達其志哉。乃著述不休。其精力過絕人者如此。所著有傷寒論私考八卷。金匱題三卷。醫案類編八卷。溫疫論訂正。醫殼。脚氣鈞要。癖疾新論。了庵臚稿各二卷。脚氣新論。醫事啓源。鍼灸指掌。三病考。醫事問答。洋方醫傳。食鏡各一卷。善諷子曰。了菴刊行其祖柳莊遺著柳子新論。又建其墓碑。又使其孫昌臧復姓山縣。以伸百年之冤枉。

可謂至孝矣。夫今茲年七十三。其業益勤。余感其志操。特立之傳云。

小山春山曰。了菴我邦漢醫之後勁。遐齒矍鑠。猶從事鉛槧。所謂斃而已者。真不愧為柳莊先生之孫。子闇之立傳。亦可已哉。

豐島洞齋曰。人孰不趨利。趨利則革面易尾。變其所學。曖昧摸稜。必不能致精蘊。孰與專攻一途。自得神領意會之妙。了庵之確乎不移。有見於斯乎。後凋之松柏。頽波之砥柱。余觀之于了庵。

山田昌榮傳

昌榮名業廣。字子勤。號椿庭。昌榮其通稱也。其先出自在原業平。々々四世之孫曰師信。為大和國山邊郡山田岩掛城主。因以山田為氏。其二十一世曰師美。始以醫為業。其子秀宗仕高崎侯。為侍醫。其子由之娶同藩深井某之女生三男。昌榮其第一子也。以父患瘖風故。年十七承家。食祿二十五口。家族衆而貧甚。以筆耕。或製提燈。助活計。辛。勤。養。父。者。已。十。七。年。矣。受儒學於朝川善庵。醫學於伊澤蘭軒。々々歿後。從學多紀蒞庭。又受痘科於池田京水。天保丁酉

開業于江戸本郷春木坊。既而徙于弓坊。請治者日盈門。安政丁巳五月。幕府命為醫學館講師。文久壬戌正月。將軍德川家定公賜謁。慶應乙丑致仕。戊辰四月。徙居高崎。々々疾復起。之為一等侍醫。兼政務參謀。周旋局總裁。既而為醫學校督學。明治三年。藩政改革。更命為醫學大教授。迨廢藩令出。再來江戸。居本郷。十一年十月。及門諸子相議。請官開醫院于神田五軒町。名曰濟衆病院。昌榮為院長。十三年三月。設演說會於院內。號曰温知社。漢方醫入社者甚衆。漢醫演說。蓋以此為嚆矢。是歲十月拜診。皇子

明宮進御藥物。十四年三月一日以疾歿。年七十四。昌榮為人篤實謹厚。寡言笑。省病家不談世事。不飲酒。診畢。廼去。故人信之。篤治療。屢有奇効。小諸福山棚倉三侯並賜月糧。而昌榮賑恤親戚舊故。又多畜諸生。所費甚多。終身不至貯千金云。母深井氏亦賢。治家嚴整。昌榮幼時欲食菽乳。請母曰。願為兒買之。來母怒曰。汝父篤學。未曾談飲食。汝則唯飲食之求。其劣乎父也。遠矣。昌榮慙息。終身不復言飲食之美。惡迨其興家。母乃不忘舊時。非綿衣不服。膳羞無故不御魚肉。初昌榮之從蘭軒蒞庭修醫學也。尤研究

古醫書。如素問傷寒金匱三書。並皆有妙解。故其治病確有定說。嘗謂治病當分風氣治之。其論曰。夫風為百病之長。素靈數言之。巢元方撰病源。皆概之于風。後世稱氣者。棄而不論。風病之因。掃地而盡。竟至桂麻難用於雜病。疏氣香竄之品。奉以為拱壁。是古今治病之一大變。尤當著眼者矣。而聾聵之徒。雷同吠虛。動陷於窠窟。無啓憤々者。仲景薯蕷圓主治有風氣百疾文。張文仲有風狀百廿四。氣狀八十語。蓋風與氣一類而二種。析言則不同。渾言則可通用。夫風氣本天地間之一氣。散則風聚則氣。人身之感邪

也。風盛則氣壅。故能散其風則氣自通。是知疏風即所以利氣也。後世方書既多利氣之法。而少疏風之治。今人亦不詳其理。徒知利氣而不知疏風。豈非一大憾邪。試以脚氣一病言之。其症有宜麻黃石膏者。有宜檳榔木瓜茱萸者。若不_分風氣二症。將何以處之乎。若能會此理。則聖經賢傳諸方皆迎刃而解矣。所著有素問次註集疏二十四卷。傷寒論注解義疏十一卷。傷寒雜病論纂三十三卷。醫學管錐內外集十八卷。其餘雜著數十卷。共一百六十三卷。皆藏于家。

善諷子曰。昌榮好古書。其所藏至一百餘笈。弘化丙午春正月。本鄉九山坊失火。延燒春木坊。其藏書并自著數部。盡成灰燼。昌榮嘆惜不措。一老人慰之曰。此奚足憂。子不見夫蜘蛛乎。晚間辛苦吐絲。結網。竦飛蟲。罹之人毀之。又結。未曾少屈。子亦今後拮据貯之。當更陪舊何至一敗自屈乎。昌榮以為然。從此有餘贏。則以購書。遂復至三百餘笈。云嗚呼。其精神氣力。有過人者。宜矣。年踰古稀。而猶欲興漢醫道。而矻矻不倦也。余夙聞其名。終不見其人。欽慕日久。頃者其門人平原玄琳為余說其軼事。示其遺書。故余立

之傳。

徐少芝曰。不獨為昌榮立傳。亦存仲景之學於不墜。

小山春山曰。是亦漢方醫之殿者。子聞非傳之後。世誰知之。有此一傳。昌榮不死矣。

岡田后得曰。風氣辨別論。詳悉精確。有獨洩天機之妙。惜乎斯道。世不復講。生靈多斃。非命。此誰之咎哉。噫。

東方芝山傳

芝山者。加賀大聖寺人也。名履。字天澤。芝山其號。又號雙岳。東方氏家世以儒顯。芝山為人。豪邁放達。夙好學。抱經世之志。年甫十九。遊京師。執贄於貫名海屋。與梁川星嚴池內陶所等周旋。既而歸鄉。名聲頗揚。大聖寺侯登用。參與藩政。其議論常出乎人意表。務興國產。明治初。製茶未甚盛。芝山聘製茶匠。磯五者於宇治。傳習其法。闔郡始知其益。到于今。製茶之業益盛矣。九谷陶器。元為加州名產。而近時製法粗惡。其業漸衰。芝山乃聘陶工永樂善五者於京師。其

業復盛興嘗先衆講洋法砲術兵陣天文諸學又先衆斷髮方脫刀令未下作脫刀歌人皆笑之後皆服其先見云芝山一旦有所感焉乞骸骨栖遲于芝山村在大聖寺城外一里許湖水當其前峯巒橫其後望白山大日諸峯於天邊風景絕佳芝山結草廬於湖山楊柳間自號五楊老人又開拓屋後山野多植桑茶常帶經躬耕倦則咏詩歌作書画與世相忘欣々如也當斯之時海內擾々諸藩爭聘人才金澤侯素聞芝山名召管學務芝山固辭侯強起之芝山復出廬其初見侯也以著麻上下為藩例麻上下者

洞齊曰余履訪芝山之廬佳景風致不背先生所言

春山曰芝山眼中無侯伯

禮服也芝山請曰野人無禮服侯已以野人召臣々亦以野人見侯々許之乃以常服謁闔藩驚其異數矣無何藩廢金澤侯之東京芝山乃辭職復歸芝山舊廬時在京友人寄書勸仕宦芝山乃咏和歌答之曰卑計連度布里壽夭加太幾芝乃廬頭打多留古登毛無連盤竟不復出明治十二年一月廿二日以疾歿年六十七所著有皇統錄君鑑勸農文聖城談異芝山遺稿若干卷皆藏于家善諷子曰芝山識時務俊傑之士也觀其以野人見金澤侯及答友人歌又有古高士逸民之風何其見近世偉人傳

之卓也。嗚呼！真五柳先生之亞也哉。

徐少芝曰：斯人也，豈爵祿能羈縻之者乎。

豐島洞齋曰：余在加賀，與芝山相識久矣。嘗同掌學於金澤，黌為人快濶，喜儒學，又好泰西學。先于脫刀令未下，作脫刀歌，首自脫刀以勸人，然亦不淫洋風。常曰：我雖好洋學，更不改正學之志。故退後不復出，守志于環堵，亦偉人也。今也欲得若斯人，亦難矣。

小山春山曰：吾友山田子昭，芝山之熟友也。故余聞其為人，蓋其身隱而其功顯者。芝山資稟高邁，

知識超倫，其所自得，皆教他人行之。遠近被其利，而若已不關之者。余又觀子昭所藏芝山畫，奇峭勁拔，絕無俗氣，而六法整然，不如以疎放掩拙者。其人真不可量也。

蘇州王介甫曰：觀想而想果入山，山然而思言古
何智哉。昔者其書與不書，非蒲生重裕。蓋彼高古如
又曰：吾書豈殆示世男欲。蒲生重喆，費全校。

少法者，書然不窮，善於愛，兩蒲生重良，博於師，密。

家流，外傳，入對策，六編，在附，文，今，無，文，心，大，計。

近世草人傳

長集曰：編上
三六
三六

近世偉人傳
義集第九編
卷之四
生氏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九編跋

家嚴將刻偉人傳第九編。或謂方今稗史小說大行。如君著書。恐不復售。徒費刻資耳。不若暫俟時。家嚴笑曰。吾書豈欲示世之紛紛者乎。天下廣矣。豈無復同嗜好者哉。其售與不售。非所復顧也。遂刻焉。嗚呼。裕聞之王介甫曰。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家嚴著此書之意。蓋亦在于此。戊子古仲秋謹跋。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第四編卷之上終

010190530383

48-13356

